



还不完的阎王债

(家史)

编 者 的 话

遵照毛主席关于“用讲村史，家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的教导，我们编辑出版了《还不完的阎王债》这本农民家史。目的是使同志们，特别是青年一代，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加强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从而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制度，更加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还不完的阎王债》一书包括五篇贫苦农民的家史。它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通过高利贷、苛捐杂税等形式，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书中《还不完的阎王债》和《十五串钱的仇和恨》两篇家史，有力地控诉了地主阶级用血腥的高利贷残酷剥削农民的罪行。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还不完的阎王债》在无情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同时，也歌颂和记述了那些不愿作奴隶的农民向地主阶级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书中《长工十六年》这篇家史，反映了长工们团结起来，向地主阶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情景。

《还不完的阎王债》还深刻地批判了孔老二称颂的所谓

“仁”“德”，揭露它的阶级本质就是吃人。通过这本斑斑血泪的农民家史，使我们认识到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搞“克己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最近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们能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仍存在变修的危险，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在每日每时地产生着。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旧中国那阴云密布，群魔乱舞的苦难岁月，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

目 录

还不完的阎王债.....	(1)
长工十六年.....	(17)
十五串钱的仇和恨.....	(32)
杀人不见血的苛捐杂税.....	(45)
三分宅基地的血泪仇.....	(52)

还不完的阎王债

“穷人头上两把刀：租子重，利钱高；穷人面前路三条：讨饭、扛活、坐监牢。”这是旧社会流传在伏牛山区的一首民谣。栾川县城关公社永红大队贫农社员张秀英同志，在旧社会她一家为了还地主常金太一块核桃饼的阎王账，秀英的爹在地主家当了十七年的牛马，付出了四条人命，卖掉了三口人，结果还是没有还清这一块核桃饼的阎王账。张秀英同志的斑斑血泪家史就是伏牛山区这首民谣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林彪一类鼓吹的“克己复礼”的有力揭露和批判。

讨 饭

张秀英同志，老家住在栾阳汜水。解放前，地没一分，椽没一根。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地主恶霸的重租、高利贷剥削，逼得一家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先辈们只好离乡背井，担担挑挑，逃到栾川雷湾村寨壕沟落脚谋生。

“天下乌鸦一般黑，世上财主一样狠。”尽管在这深山野沟里，一家人照样逃脱不了地主老财敲骨吸髓的剥削。张

秀英的父亲张天祥是一个壮实的庄稼汉，一年到头，起早摸黑，开荒种地，伐木烧炭，所得的除了交租还债，一家人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挣扎在死亡线上。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穷人逃到哪里也没有活路啊！

一九二八年，栾川一带遭旱灾。夏粮绝收，秋又种不上，地主老财趁火打劫，哄抬粮价，小麦由每块银元三斗，飞涨到每块银元三升。穷人们饿死的饿死，逃走的逃走。

这年冬季的一天，秀英家已是连续三天揭不开锅了，饿急了七十多岁的老奶奶，躺在麦秸窝里嚼谷糠、啃套子充饥。为了让老人能喝口稀汤，妈妈只好领着六岁的秀英，冒着漫天风雪出门讨饭。

要饭难，灾荒年头要饭更难。穷人家没有，富人家不给。眼看过午了，篮子还是空空的。娘俩一脚深，一脚浅地奔波在茫茫的雪地上。寒风凛冽，灰暗的天空飘着鹅毛大雪。秀英这个还不太懂事的孩子，怎忍受得了这饥饿和寒冷的摧残。她拉着妈妈的衣襟，一次又一次地哭喊着：妈，我饿。当娘的看着自己的孩子冻饿成这个样子，真是又心疼又着急，只好安慰秀英说：“孩子，不哭，等会儿要来东西，妈让你先吃。”秀英听了妈妈的话，以为真的能要来东西了，仰起了她那冻得红肿的小脸，天真地说：“妈，要来一个馍，我只吃一丁点，剩下的都给奶奶捎回去。”女儿的话象针一样刺痛了妈妈的心。

娘俩跌跌撞撞地翻过了九道湾的大山，来到了大地主李起风的大门楼前。黑漆大门敞开着，象一只张着嘴巴的怪

兽。门旁立着两只龇牙咧嘴的石狮子。娘俩刚站稳脚跟，只听“唵”地一声，从大门里窜出了三条恶狗，“汪汪”地狂吠着向他们扑来。妈妈弯腰护女儿，被一只大黑狗趁势扑倒在地。三条恶狗像饿狼一样在妈妈身上嘶咬着。妈妈补丁摺补丁的单衣被狗撕成了条条，脊梁被抓得道道血痕，腿上被咬的窟窿流下来的鲜血，浸透了鞋子，染红了地上的白雪……。妈妈艰难地站起来，拾了一块砖头，向恶狗狠狠地砸去。

天快黑了。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娘俩一天没吃上一口饭，没要来一点东西。秀英一步也走不动了。妈妈只得忍着疼痛，挎着空篮子背着女儿，在回家的山路上挣扎着。山陡路滑，妈妈一个趔趄跌倒在雪窝里，又艰难地爬起来，还要挣扎着背女儿，懂事的秀英拉着妈妈的手说：“妈，我不叫你背，我跟你走。”

娘俩就这样同风雪搏斗到深夜才回到了家。

躺在麦秸窝里的老奶奶，听到儿媳回来的声音，伸出了干瘦的手，少气无力地说：“秀英她妈，要回东西了没有？”

秀英听了奶奶的话，抱着妈妈的腿放声痛哭起来。

秀英爹点着松明子一看，妻子浑身上下都结成了冰凌，被狗扯破的单裤血肉模糊地冻贴在伤口上，撕拽不下来。妈妈和衣躺下，全身颤抖。好大一会儿，她才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呻吟着对丈夫说：“秀英她爹，就是饿死，咱再也不去要饭了。”

借 债

不去要饭，又有什么办法养家糊口呢？秀英爹一夜没有合眼，想来想去，只有向雷湾村大地主常金太借粮这一条路了。

天刚蒙蒙亮，秀英爹就带着口袋走进了常金太的深宅大院里，站在房檐下等。一直等到快正午了，常金太才起床洗刷，过足了大烟瘾，趿拉着鞋走出屋来。“天祥，这么早寻我有啥事？”他伸了伸懒腰，斜了斜三角眼，慢条斯理地问。“掌柜的，家里揭不开锅了，想找你借点粮食。”常金太歪着脑袋，朝秀英她爹看了一眼，心里拨拉起了小算盘：这个庄稼汉，喂牛放羊，种地盖房，摇搂撒种，放碾扬场，都是好样的。我的长工棚里要添上这么一个人，就能一个顶俩。狠毒的常金太心里盘算着，嘴上却假惺惺地说：“粮食？难呀！这年头，也没有多余的。”

秀英她爹见常金太装穷叫苦，头上象泼了一瓢冷水，转身就走。常金太哪肯放过，急忙叫住了他，皮笑肉不笑地说：

“人以仁爱为本，俺家祖辈，乐善好施，我岂能见死不救，来来来，我不忍心看你空手回去。”接着就让管账的拿出来一块核桃饼，言明作价两串铜元。秀英爹一看，是一块连壳带仁榨在一起，用来上大烟地的肥料饼，已经发霉变绿了。

不要吧，风烛残年的老娘，被恶狗咬伤的妻子，啼饥号

寒的儿女们都在眼巴巴地等待着自己呀！除了这，别的又有什么办法呢？

张天祥咬了咬牙，使劲地咽了口唾沫，用颤抖的手接过了这一块十几斤重的核桃饼。谁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从此自己就背上了一笔永远还不清的阎王债。

在弥漫的风雪中，秀英爹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家，核桃饼虽说不是粮食，但是在那米面贵如金的饥荒年月，这块核桃饼也使得这奄奄待毙的一家人喜出望外。急急忙忙掰了一块下了锅。谁知道舀出来一尝，又涩又硌牙，汤苦得难以下咽。大家只得围着剩下的饼，一块一块掰着吃。

这天，张天祥拿了一小块核桃饼当干粮，到南山背木料，打算用脚力钱还饼账。秀英妈忍着疼痛领着儿女们上山拾柴搂树叶。二哥小印陪着不能动弹的奶奶留家里。

天快晌午了，奶奶喊着肚饥。小印忙爬起来掰了块饼递给奶奶。老人家没有牙齿，“咕咚”着往下咽。饼渣里的核桃皮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咽不下去，脸涨得发紫，站在身旁的小印，急得团团转，没有办法，眼看着奶奶被活活噎死了。

抵 债

正当全家人围着老奶奶的尸体痛哭不止的时候，常金太登门逼债来了。

“天祥，听说你扛木料挣下了钱，核桃饼的账该还了吧？”狗地主歪着脑袋，捂着鼻子阴阳怪气地问。

秀英爹指着老娘的尸体愤愤地说：“你没看看，我娘被核桃饼噎死了，停丧在地，眼下没钱还。”

“这好商量！”常金太老虎脖子挂念珠——假装慈悲地叹了口气说：“唉！天生的苦命人呀！我面善心软，岂能逼你脚底生金？缓一缓，等明年还我五升麦吧！”没容秀英她爹回话，他就和管账的匆忙滚蛋了。

第二年又是一个灾荒年。秀英一家的日子更难过了。榆树皮、茅草根、石头面成了家常便饭。秀英的弟弟毛旦活活被饿死了。爹娘忍疼以三块银元卖掉了秀英的二哥小印。买主交了钱，拉着小印就要走。小印抱着妈妈的腿死活不去，哭着说：“妈呀！爹呀！我不去，饿死，咱们死也死在一块……。”妈妈早泣不成声了，只说了声：“孩子，逃条活命吧！”小印哭着、喊着被人贩子拉走了。不久，又卖掉秀英的三哥长印，换了一斗粮食度命。

“荒年发家”，是地主阶级发富生财之道。庄稼颗粒未收，常金太立逼张天祥还债，张天祥一家断炊绝粮，哪有粮食还账？常金太高兴得三角眼都眯成了一条缝，他假惺惺地对张天祥说：“要是真没法子，就到我家扛活吧！既省了你家里一张嘴，又能还清债，一举两得。”

秀英爹一心想早点清账，不再受地主的气，就答应了。

谁知道一到常家，就象进了阎王殿，一年四季，披寒霜，顶烈日，送粪、下种、锄草、收割，常常是鸡叫头遍就

起床，月上树梢才下工。夏天种地，冬天盖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活计都安排得满当当的。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食，满口“仁义道德”的常金太张着血盆大口，吸干了长工的血汗。却填满了他的金库、粮仓。

就这样，张天祥给常金太干了一年活。这年除夕晚上，他找着常金太说：“干了一年活，饼账总该还清了吧！我该走了。”“还清了？你胡说。”常金太冷笑了两声。“我咋胡说？拚死拚活地给你干了一年，难道不值一块核桃饼？”秀英爹理直气壮地问。“说你胡说，就是胡说。”常金太“啪”地拍了一下桌子，他那三角眼里露出了毒蛇般的凶光，狼嚎似地说：“我那核桃饼不是公的，是母的，离还清账还差得远哩！”

秀英爹气得脸色发紫，脖子上的青筋突得老高，他指着常金太说：“你不讲理，想讹人！”

“理，我这就是理。不服气你告吧！告到哪儿，我都陪着。”常金太不由分说，让狗腿子把张天祥推出门外，自己和三房四妾，灯红酒绿地过除夕了。

常家的黑漆大门紧紧地关上了。张天祥看着那一对写着“仁德堂”的大纱灯，他怒火满胸膛，指着常家的大门骂道：“你们这伙狗强盗，‘仁’在哪里？‘德’在哪里？不杀穷人不富，这才是你们的理。”他越想越气，拾了一块半截砖狠狠地向大门砸去。

告，上哪儿告啊！“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常金太是栾川一带地主恶霸的头头，区长、镇长、保长都是

他的家族亲戚。胞弟常明太是伪区署里的实权人物。枪杆子、印把子都掌在这一伙强盗的手里，哪有穷人说理的地方？

在那豺狼当道的旧社会，这笔阎王账，地主说没还清，就成了“真理”。为了还清这笔阎王账，第二年，张天祥只好压着满腔怒火，继续给常家干活。

这一年，除了张天祥干活的工钱，还把大儿子小金披星戴月上山砍木料，割茅草挣来的三块银元、十二串铜元和一千六百斤茅草，年底都交给了常家，让他清账。

“清账？还差得远哩！”常金太一边吸大烟，头也不抬地重复着那句口头禅。

“怎么？还不够？你把账都拿出来算算！”秀英爹气愤地说。

“不用我算，你都没算算。你这二年在我家吃饭的钱就不算账啦？清账，你一个人不行，叫你大儿子来吧！”

听了这话，张天祥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他想：“常金太你这把‘铁’算盘，可真狠呀！吞掉了我整整二年的劳动，又吞掉了小金割茅草挣来的三块银元，十二串铜元和一千六百斤茅草，这还不算拉倒，你又打起了我儿子的主意，不行。”于是就气愤地说：“欠债，我一人顶，孩子不能来。”说完转身走了。

过罢年，常金太借口说盖牲口圈，草不够用。狗腿子逼小金再给他割些草。这天，小金割了一担草交到了常家。刚要走，常金太叫住了小金，说是要留他帮忙盖房子。

小金问：“谁叫我来的？”

“我叫你来的。”常金太两眼瞪着小金。

“你叫我，不来！”小金腰一硬，不屑理睬地说。

“怎么？想造反呀！”常金太强振精神外强中干地说。

“为了一块核桃饼的账，俺爹把身子都卖给你了。现在又叫我来为你卖命，办不到！”小金握着扁担，瞪着双眼，和凶相毕露的常金太吵了起来。

“来了就别想走！”常金太看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他眨了眨三角眼收起了满脸的凶相，皮笑肉不笑地拍了拍小金的肩膀说：“憋子，父债子还，古之常理。你爹欠账还不清，出不了我常家门。我替你家着想，叫你也来，早清了账，早放你爷俩回去。再租给你们二亩地种，往后……。”他一边说着，一边向狗腿子使眼色。狗腿子连推带拉，把小金拥进了长工棚。秀英的大哥就这样被拖进了挂着“仁义道德”招牌的虎狼窝。

血 债

栾川一带，一个荒年接着一个荒年，这日月，穷苦人家被迫卖儿卖女，地主老财却借机大发横财。他们疯狂地搜刮和压榨贫苦农民的血汗，逼得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贪婪无度的剥削阶级就是这样在累累白骨上营造起他那荒淫无耻的庄园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栾川一带穷人走投无路，

就举起造反有理的大旗进行抗粮抗捐，农民暴动的革命风暴，吓得地主老财们惶惶不安。常金太为了保存他那份剥削得来的财产和他的狗命，就强迫长工、佃户给他修山寨。

一天，下着濛濛细雨。小金和乡亲们被监押着往寨上送木料。山高路险，大伙踏着一脚宽的小路，肩上扛着沉重的木料，向上攀爬。翻过一座山，眼前又是一条二十多丈宽的断山壕。两面峭壁间架有一座小木桥。小金一手扶着肩上的木料，一手拉着桥头石岩上的小树枝，刚踏上小桥，由于肚饿，两眼直冒金星，额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狗腿子见小金迟疑，举起鞭子劈头盖脑地朝小金打来。小金身子一歪，“咔嚓”一声，手拉的树枝断了，连人带木料滚下了深沟。

小金被挂在一棵树杈上，幸免一死，但木料砸断了他的双腿，遍体鳞伤，已不省人事了。

大伙把小金从树杈上抬了下来，送回家里。这真是晴天一声霹雳响！爹爹老了，兄弟们小的小，卖的卖。小金是全家唯一的劳动力啊！大家正围着痛哭，脸色苍白的小金微微睁开了眼睛，拉着妈妈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妈，快……快点叫俺爹回来，叫我看……一眼！”

妈妈急忙让已经卖掉又跑回来看看爹娘的二儿子小印，到常家叫他爹回来。

常金太正在客厅里打麻将，听张天祥说要回去看看小金，他头也不抬地说：“跌了点小伤，有啥了不起。是想回家干活吧？不行！”

秀英爹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了。他擦了擦腮边的泪

水，怒视着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常金太说：

“我们人虽穷，可也是一条命。孩子是给你干活摔伤的……。”

“给我干活怎么着？”常金太把手里的麻将一摔，“噔”地站了起来：“你干活为抵债，我管吃管喝，还能管你们的命，摔死活该。”

“走！不叫走也得走！”愤怒的张天祥说罢，拉着小印，毅然地离开了常家。

小金由于内脏和两腿受伤过重，又加上饥寒交迫，无力求医，病已危在旦夕。在一个凄风苦雨的黄昏，一家人围着小金，小金断断续续地对爹妈说：“我是被常家的那笔阎王账逼成这样的……我不行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小金就这样带着对地主剥削阶级的深仇大恨离开了那万恶的旧社会。正当秀英一家围着小金痛哭欲绝的时候，常家“仁德堂”里却传出了常金太魔鬼般的狞笑声，这真是“仁德”下面白骨累，“仁德”二字凝血泪啊！

逼 债

秀英爹刚用破席卷了儿子的尸体，常金太就来催他上工了。秀英爹气得浑身打颤，指着常金太说：“为了你这块核桃饼的账，孩子的命都搭进去了，还是还不清，我不去了。”常金太贼眼一翻，恶狠狠地说：“不去也行，那就连本带利

一次还清！”“我没啥还。”秀英爹直截了当地说。“儿子死了卖媳妇。”常金太指着泣不成声的小金媳妇说。秀英妈一听这话，怒从心起，骂了一句：“姓常的你不会好死。”抓起半截砖就要砸常金太这个狗地主，常金太一见来势不妙，灰溜溜地走了。

贪得无厌的常金太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又在十六岁的秀英身上打主意：准备把秀英说给自己的叔父常乐天做小老婆。常乐天弄了不少大烟土给常金太，算作秀英的身价。

这一天，秀英妈和秀英在家里纺线。常金太一进门就满脸堆笑，油腔滑调地说：“二嫂子，你欠我那笔账，菜不菜，有篮在。年载也不少了。你还不了全部账先还一部分。剩下的就算拉倒，这总算对得起你们了吧！”常金太一边说着，一边眯起了三角眼，贼不溜地瞅着秀英。

秀英妈一见常金太来了，就知道他不怀好心，没好气地说：“还是没钱还，你想怎么着？”“没钱？这好办。给闺女寻个婆家。”“俺闺女有婆家了。”“知道。是双台村王家，穷得丁当响，啥过头！再寻个好家，虽说是偏房，可……”秀英早就听不下去了。没等他说完，把头发辫一甩，骂着说：“咋不叫你姑姑去给人家当二房呢！”常金太气急败坏地说：“不识抬举的贱货。咱们走着瞧！”

当天晚上，常金太叫常乐天带着一帮子狗腿来抢秀英了。

秀英的妈妈知道白天的事情不算完，早有防备。一听见狗咬，就让秀英跑到房后的山上躲了起来。常乐天扑了个空，恼羞成怒，屋里屋外搜了一阵子，没有找到。把秀英妈

吊打了一顿，骂骂咧咧地走了。

爹娘连夜把秀英送到婆家。常乐天抢秀英的毒计终于没有得逞。常金太贼心不死，就串通堂弟、伪保长常闾太，抓秀英的弟弟金堂的壮丁。他们无理逮人，秀英爹上前讲理，被狗腿子们用枪托毒打一顿，秀英的妈妈也被推倒在地上。狗腿子们用枪逼着金堂去“师管区”。金堂不走，他们就把他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用绳子捆住脚在地上拉了好远，衣服挂破了，血肉模糊。金堂被拉去当壮丁，经历了说不清的苦难，直到解放以后才回来。

痛 斥

因为还这块核桃饼的阎王账，秀英爹在常金太家干了十七年的活，吃尽常金太“仁义”的苦头，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积劳成疾，终于含恨死去。

因为还一块核桃饼的阎王账，张秀英一家人，卖的卖，死的死，抓走的抓走。常金太还经常不断地派狗腿子去抢粮拿物。哪一次派零活、零工都少不了秀英这一家。年复一年，年年如此。这笔阎王债到底啥时候才算还清；无偿的劳动什么时候才算到头。秀英妈越想越气愤，抓起了自己纺线挣来的四串铜元，一口气走到了常家，她要常金太算算，到底还欠多少。

常金太冷笑几声，让管账的拿算盘乒乓了一阵，装模作样